

阿宁

「病」著

「爱情」男女相爱的感情  
「病」生理上或心理上发生的不正常的状态



人民出版社

阿宁

「病」  
著

# 爱情病

「爱情」男女相爱的感情不正常的状态  
「病」生理上或心理上发生的



群众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爱情病/阿宁著.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2002.4  
ISBN 7-5014-2694-5

I. 爱… II. 阿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23561 号

## 爱情病

---

著 者: 阿 宁

责任编辑: 张 蓉

封面设计: 章 雪

---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 电话: 67633344 转

社 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邮 编: 100078

印 刷: 北京京安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---

开 本: 880×1230 毫米 32 开本 插页: 3

字 数: 352 千字

印 张: 13.75

版 次: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5014-2694-5/I·1125

印 数: 0001-10000 册

定 价: 22.00 元

---

群众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群众版图书,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。



## 第一章

### 1

剪彩仪式在临时搭建的平台上进行着。省经委的副主任，还有容易市葛副市长站在主席台中间，把真正的主角反而挤到了两边。他们只有鼓掌的份儿，没有拿剪子的份儿。

平坝县的这个工业园，是县长徐成槐最先提出来的，他把县里有发展前景的二十多个企业集中在县城东北角，工商、税务、银行、环保集中在这里设点，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。开始叫平坝工业小区，现在已经发展到了六十多家企业，改叫平坝县工业园。

这事是经过县委常委会讨论决定的，所以也是县委的决策。赵亚雄自然成了当然的主角，徐成槐成了陪衬。他知道，这些拿着剪子的剪彩者不过是过眼云烟，平坝县真正能记住的，是他赵亚雄。

在他担任书记的几年里，平坝县经济翻了一番，人均收入增长了百分之五十。这是历史上任何一任县官都没有做到的。音乐响起的一瞬间，赵亚雄充满了自豪，他侧过脸瞟了一眼剪彩的省市领导，心里想的是，这些人永远体会不到他的这份成功感。他们不过是些平庸的机关干部，在文山会海中熬走一批批退休人员，才爬上现在的高位。

从主席台下来时，周围一片掌声，人们的笑脸向日葵一样朝他盛开。就在这时，他看见一个女人匆匆离去。虽然身居一县之首，他还是有些失态，竟然抢上前几步喊住了她。

你是黄丽莺吧？

女人转过身，冲他轻轻一笑：我早就看见了你。



赵亚雄说：你来了这儿，都不跟我打声招呼。

不敢惊动你呵。

这里毕竟不是长谈的地方，他们简单交谈了几句，赵亚雄邀请她晚上住下，好好谈谈，女人同意了。吃完午饭又变了卦，托人告诉他家里有事，以后再来看他。赵亚雄听到这个消息后，做出无所谓的样子，其实相当失望。那一瞬间，他对自己的成就发生了怀疑。如果他真那么有成绩的话，会吸引不住一个已经徐娘半老的女人吗？

送走省市领导，心里留下了巨大的虚空。正像人家说的，天下没不散的宴席。对主人来说，宴席散后还有一大堆空盘子脏碗，赵亚雄一遍遍地回想着省市领导留下的鼓励、表扬，仿佛过了夜，这些话就会像剩饭一样馊去。

剩饭早就没了滋味，倒是一个女人的拒绝让赵亚雄难以忘怀。黄丽莺是他上中专学校时的同学，当时班里女生不多，都长得很漂亮。但黄丽莺和别人不同，她的漂亮是朴素的，文静的，却有更深的内容。

她父亲是某县的县委书记，母亲是大学老师，在别人眼里她根本不可能看上本班男生。不过她却喜欢跟比她大近十岁的赵亚雄接近。

那时，有一首很著名的诗叫《理想之歌》，因为这首诗的公开发表，学校里才开始谈论理想、爱情，有一次在课间她问赵亚雄：你的理想是什么。

赵亚雄说：学你爸爸，当县委书记。

黄丽莺吃惊，没人公开把当官说成理想。她说：你可真敢说话。

他说：真的，你爸爸是我亲眼见过的第一个县委书记，他待人那么和蔼，那么有水平，比我以前见过的官强十倍。我就是想当一个像你爸爸那样的县官。

她摇着头说：不好，你这人有野心。

他问：什么叫野心？如果没能力，就叫野心。有能力就不叫野



心。

她说：这么说你是有能力的了？

他没有往下答，因为在她面前他不敢夸口自己的能力。

她在班里学习最好，没有特别用功过，考试却总是第一。最主要的是，别人得的是死分数，她掌握的是活的知识，很多老师都讲不清楚的问题，她能讲得头头是道。

这样的女孩子再漂亮，自然成了男生们的偶像。夜里赵亚雄常常梦见她，两人或者在一起说话，或者相拥相抱。因为夜晚的这些梦，他们每逢在一起聊天，赵亚雄都显得很不自在，心里像翻江倒海一样。

回到宿舍，宿舍里的男生打趣他：赵亚雄，老实交代你哪儿去了，是不是跟黄丽莺说话去了。

赵亚雄说：我找她商量个事儿。

商量结婚的事儿吧，我看你们俩挺般配的。

赵亚雄红了脸，嘴上否认，心里像吃了蜜。那时他在老家订了亲，但是从来没跟同学们说过。有一次黄丽莺问他：你怎么不找对象。他说：我在家里订了亲，这事我跟谁也没说过。

她又问：你就打算这样过一辈子了？

他说：不知道。心里我不甘心，可是……我不敢呵。

他们学校有个男生，因为跟村里姑娘退了婚，被人说成是“一年土，二年洋，三年不认爹和娘”，受到了开除学籍处分。这件事显然影响了赵亚雄，但是黄丽莺说：我要是你，就不做违心的事。

他摇了摇头。她是县委书记的女儿，随心所欲惯了，他却从小到大都夹着尾巴做人。想到这事要冒的风险，他下不了决心。

使他难忘的是这种推心置腹的谈话。晚上躺在床上回想闲聊的情景，她那清秀的脸庞，樱桃一样的鲜唇，一次次地侵入到他的脑海，使他难以平静。

现在让赵亚雄难以接受的是她的淡漠，岁月真是可怕呵！过去



在他眼里天仙般的女人，已经衰老、憔悴，细腻、洁白的皮肤一旦松弛，还不如阳光暴晒下的粗糙皮肤显得真实，美丽的眼睛一旦围起鱼尾纹，昔日的一片水晶就成了泥坑。美是虚幻的，像水中的月亮，一口气就能吹皱它。

赵亚雄忍不住走到穿衣镜前，对自己同样失望。酒气还没过去，脸上松弛着一片酒醉的红晕。这张脸太胖太大，脖子和脸连在了一起。身体太肥太粗，腰和屁股没有明显的界限。昔日那个满腹雄心的青年，变成了昏沉的官员。他想，说不定她看见自己同样失望。这时坐在一起回忆，得到的只能是感伤。

记得有一次班里组织学农劳动，她躺在田头睡着了，一只胳膊枕在脑后，风把衣襟吹了起来，露出粉红色的内衣。这是个毫无戒备的姿势，她的一条腿翘到了一边，那种张开没有任何淫邪，带给人的是纯洁。

赵亚雄走到跟前想叫醒她，可是她那酣睡的样子使他不忍叫。他朝四周看了看，周围生长的玉米像树林一样遮挡着，一个大胆的念头吸引了他。他被自己的罪恶念头吓住了。不过，周围的绿色屏障鼓舞了他，他大着胆子俯下身，在她鲜艳的唇上亲吻了一下。

她醒了。

他跳开身体，等着她的惩罚。她没有生气，而是揉了揉眼睛，撇着嘴走开了。这个结局这么平淡，根本不像结局。

可惜这件事再没有结果，一切就这么平淡地结束了。接着就是毕业，他们各奔东西。可能就是因为这件事，使他们后来再没有联系，黄丽莺没有惩罚他，但是疏远了他。

## 2

他的人生是从1979年开始的，那一年他从地区交通局调到了地委宣传部，过去地委大院在他眼里是神秘的，它是一个心脏，现在他成了心脏的一部分。从大院里出去的，都成了各单位领导，赵亚雄几乎一



进到这个大院，就确立了自己的雄心：要在这里混出人样来。

宣传部有好几个工农兵大学生，他仅仅是中专学历。那时人们还不像后来那么重视学历，但他的自尊心使他自学了电大。等到部里人蜂拥而上追求学历时，他已经毕业，他很为自己的先见之明得意。

有一次在机关食堂吃午饭，一个身材魁梧的人端着饭碗走到跟前，问他：你是哪个部门的。他觉得这人有点儿派头，说：宣传部的。

噢。那人说。

这一声“噢”让他反感，他觉得这人有些官腔，真要是官，还用在大食堂吃饭吗？

对方又问：宣传部都是笔杆子，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。

他说：我没上大学。

对方说：那没关系，上个电大，先把学历解决了。

他说：电大早就毕业了，我是咱们大院第一个上电大的。

对方沉吟了一下，说：那说明你很有头脑，以后干部要年轻化，知识化，这是方向。

他当时没在意这话，后来听说这个身材魁梧、满脸粉刺疙瘩的人，是地委组织部新来的李部长。他感到这可能是一次机遇。

李部长在大食堂吃了一顿饭，就被请到了小食堂，他好几次想到组织部找他，走到楼梯口，又返了回来。

后来他跟人回忆那段生活，说：那时李部长在三楼，我在二楼，可我一次也没找过他。有一次我在院里碰见他，他还问我，有什么困难没有？我说没有。哪像现在的干部，挖空心思跑官。

其实，没跑不等于不想跑，他不过是有些胆怯罢了。

但是好事如果要来，挡也挡不住。1984年夏季的一天，他给组织部送一份文件，恰巧在走廊里碰见了李部长，他看着李部长那张长满疙瘩的脸，心“怦怦”直跳，李部长还记得他，问：你还在



宣传部吗？

他说：还在宣传部。

接着李部长有一个停顿，他记住了这个停顿，后来在跟下属进行重要谈话时，他都这样停顿一下。李部长说：你到我办公室一下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

他顺着李部长的手势，到了部长办公室。屋里没人，他又出来在门口站着。走廊里过来过去的人都看他，他像一棵奇怪的植物，在领导的门口生长着。他很难受。那不过短短一两分钟，他觉得相当漫长，好像一个世纪。

李部长很快就回来了，把他让进屋里，李部长说：常在报上看到你的文章，你的笔杆子很厉害。怎么样，就打算要一辈子笔杆子了？

他说：我已经习惯了。

李部长说：我觉得你应该离开大院，增加些实际工作经验，现在有个到下面工作的机会，你愿意不愿意去？

他问是到哪儿？

李部长告诉他，是到一个县任职。他不愿去，他设想自己的进步，是在部里提成副部长，然后再离开大院当县委书记。现在出去，如果安排不了满意的职务，倒好像在大院没混好似的。

但李部长眼睛直视着他，他不敢拒绝，他说：我服从组织安排。

事后证明，那一刻的胆怯给他带来了好运。他被调到常阳县担任常务副县长，比预想的职务要高。五年后又担任了县长，接着他又调到了平坝县当县长，他在政界升迁得并不快，缓慢地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爬，直到在平坝县担任县委书记。回首那些还在宣传部耍笔杆子的秀才，现在还是副科级呢。

他很想告诉黄丽莺，他实现了当年的理想，但这话没机会说，准确地说是黄丽莺不给他这个机会。

他调到常阳县时，黄丽莺也调到了市报社。他们只在街上见过



一次面，她的旁边站着不起眼的丈夫，他的旁边站着相貌平平的爱人，她说：听说你在县里干得不错。

这话满足了他的虚荣心，他谦虚道：也没干什么事，反正为官一任，总要给老百姓干点实事。你有机会到县里来一趟，采访采访我们县。她答应了，却没有来。

那时她还显得很年轻，就像他在政界的志得意满一样。

现在他才明白，他引以为自豪的成就，在岁月面前将黯然失色。他对这个县的拥有，就像这个女人对她青春永驻的期待一样，不过是一厢情愿。无可挽回的衰老袭击了他，使他再也自信不起来了。

### 3

下午在工业园参观合资企业大理石厂，这本来是给省市领导准备的节目，他们有急事走了，戏只好由赵亚雄来唱。

这家大理石厂，其实还没开工。当初这儿曾经有个小小的大理石厂，十几个工人，用从山上采来的大理石加工桌面，说白了就是个手工作坊。但是这里的老板跟一个韩国人挂上了钩，韩国人给这里一投资，就扩建成了现在的样子。

赵亚雄曾在县委会议室见过这位韩国老板，当时他还是刚来投资，本来中午他想宴请韩国人，但韩国人不爱说话，礼节性地交谈了几句就告辞了。临走时，陪同韩国人来的当地老板，给了赵亚雄秘书一个厚厚的信封，请他转交赵书记，秘书打开发现是钱，问赵亚雄怎么办。赵亚雄说：退回去，但态度不要生硬。

赵亚雄后来分析，这件事韩国人可能根本不知道，据说这位外方老板不常到这里，代表他的是一位中国人，称为外方代表。

现在这个厂还没有正式投产，厂里没几个工人，只有老板和小姐。据说工人都到外地培训去了。

赵亚雄一直怀疑这里是假合资，不过假也有假的作用，毕竟这是工业园里惟一个合资企业，也算个代表。所以研究时有人提出



要到这里参观，赵亚雄没有表示反对，他只是心里有数罢了。

一进厂，外方代表把他们领到接待室。穿着藕荷色旗袍的三位小姐依次走进接待室，每人手里举着一个托盘，里面放着甜点和水果。小姐轻移莲步，像微风从荷叶上飘过，无声无息。

赵亚雄看了身边的小姐一眼，明亮的眸子，低垂的睫毛，浅浅的微笑，使他再也无法移开目光。他不知道外方代表从哪里找来这么多漂亮的女孩子。小姐轻轻离去，赵亚雄的目光跟着移动，小姐身上的线条流畅地在他脑海里起伏，旗袍开气很高，泄露的春光一闪而过，畅快的感觉在他心里长久保持着。

这一切不过是外方代表的公关礼仪，可他忘记了。接着是听县经委和厂家的情况汇报，他听得很仔细，对外方所说的一切都抱有好感。那种欣快使他忘记了原来的戒备，相信了他们的远大规划，他们提出的所有要求，他几乎都应允了。

离开这家企业时，小姐们跟在老板后面送他。她们在阳光下微笑着，平坝县重新变得阳光灿烂。上车的时候他心里感慨：这就是青春！是金钱和权力都购买不来的青春。

他忽然想到，自己在平坝干了这么多年，究竟得到了什么呢？如果能减十岁，他倒宁可自己也当一回老板呢！

赵亚雄脸上的微妙变化，被县委办孙副主任看在眼里。

孙副主任还记得赵亚雄刚到平坝的情景，那时平坝是全地区最穷的县，这个县一大半是山区，人称穷山恶水，丑妇刁民。西部最偏远的山村，一家七口人只有两床被褥。赵亚雄到这个农户家访问时，流下了眼泪。他说：这里比我们村还穷，我要是不把这个县弄出个样子来，死不瞑目。

那时赵亚雄和这个县一样瘦弱，体重才一百一十斤，他当了四年县长，五年书记，平坝县就像他的体形一样，发生了惊人变化。与此同时，是一大批干部被他提拔重用起来。



孙副主任也是被赵亚雄提拔的，他原先是县广播站的普通编辑，赵亚雄调到这儿来那一年，他在外边发表了六十多篇通讯报道稿，引起了赵亚雄的重视，赵亚雄向当时的县委乔书记推荐，把他调到了县委办公室。

在县委办头两年他干得不错，后来为了争县委办副主任，他跟另一个干事互相告状，乔书记对他有了看法。乔书记调走时，曾经对赵亚雄说：小孙这个人，不可重用。

赵亚雄观察了他一年，还是把他提成了副主任。

赵书记对他有知遇之恩，他也愿意为赵书记排遣感伤。第二天上午，县志办的徐竹心拿着新编县志到办公室找他。县志上有一篇序，原计划让县长写，富有经验的孙主任让他们起草了两份，一份以县长的名义，一份以书记的名义。

徐竹心穿着一身米黄色套装，紧身的西裙兜着浑圆的臀部，肉色的弹力袜衬着修长的大腿。她手里拿着那篇序文站在孙主任面前，婷婷婷婷，落落大方，既有商界女性的妖娆，又有职业女性的干练。

徐竹心以前在外贸部门工作，编县志决不是她的理想。她一直想让孙主任帮她换个地方，孙主任没同意。现在孙主任改了主意。他对徐竹心说：你把这篇序给赵书记送去，看看有什么需要修改的地方。

徐竹心没反应过来，她这一级干部按说不可能直接见县委书记。孙主任说：你当面听一下赵书记的意见，是个提高的机会。

徐竹心从孙主任的口气中，听出了弦外之音。她没有忙着去见赵亚雄，而是拐到了打字员小郑屋里。小郑还没结婚，打字室里面就是她的宿舍。徐竹心一进屋，小郑就说：徐姐，你可真漂亮呵。

徐竹心说：我都老了，你才是县委大院最漂亮的。

热心的小郑告诉她：你穿这身衣服，应该适当化些淡妆。这本来就是徐竹心到这儿来的目的，她在小郑的指点下，描了眉，涂了红唇，经过一番妆扮，自我感觉又增色不少。



上午十点钟，徐竹心叩响了赵亚雄的门。这个时间，是上午阳光最好的时间，也是赵亚雄工作一段时间，需要放松的时候。徐竹心的敲门声把赵亚雄从文件中唤醒，他抬起头喊了声：请进。又低下了头。

徐竹心轻轻走进屋里。她还是第一次走进县委书记的办公室，心里有些紧张，也有些好奇。首先进入她眼帘的，是办公室中间放的十几盆花。郁郁葱葱的绿叶，含苞待放的花蕾，就是她现在的心情。也许她不算自觉，但她确实感到了自己生命的茂盛。

赵亚雄的办公室很大，她感到自己像一盆植物，被放置在了里面。她被生长的自由震慑在那里，静静地注视着有些歇顶的书记。

屋里显得很静。这静赵亚雄原来没感觉到，现在感觉到了。他抬起头，看见一个女人站在门口，正怯生生地望着他。他眼前一亮，好像阴云密布的天空忽然出现了一道阳光。这一瞬间的迟疑被徐竹心看在眼里，使本来有些紧张的心情反而放松了。她自我介绍说：我是县志办的，叫徐竹心。孙副主任让我把这篇序送来，听听您的意见。

赵亚雄说：好，放下吧。

他没再看那篇序，而是对徐竹心说：徐竹心，这名字很好听。是哪个竹，哪个心呵？

徐竹心告诉他：是竹子的竹，心灵的心。

赵亚雄说：好，这名字好。竹心是空的，就是虚心的意思。

徐竹心说：这是我爷爷给起的。

赵亚雄说：这么说，你们家是书香门第了。

徐竹心说：也算是吧。

简短的交谈后，赵亚雄告诉她：这篇东西我先看一下，下午你再来取。徐竹心听到下午还能再来，非常高兴。她用四个手指在脸颊旁摇着，说：赵书记，那就不打扰您了。下午见。

她一笑转身走了。这个背影让赵亚雄呆愣了半天，一切是那样



的意味深长，他隐隐产生了胆怯。

下午徐竹心走进赵书记办公室时，已经没有了上午的紧张。女人相信直感，她感觉到赵书记对她并不反感。从一进门，她脸上自始至终带着盈盈笑意，像花儿迎接阳光一样，迎接着赵亚雄的注视。

赵亚雄完全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，他把改好的序言递给徐竹心，徐竹心发现他改得非常认真，稿纸空白处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。这份认真感动了徐竹心，她本来想说些感谢的话，赵亚雄却冷淡地对她说：拿去打印吧。

徐竹心只好从办公室里退出来。她有些恍然，仔细回想自己的言行，不明白什么地方出了差错。徐竹心并不是个风月老手，她还不懂得她已经给赵书记带来了烦恼。这种短暂的逃避，不过是他内心胆怯的表现罢了。



## 第二章

### 4

计划兴建的朔黄铁路将从平坝县穿过，徐成槐把这看成一个机遇。工程论证阶段，他就通过各种关系打听消息，了解内幕，得知国务院已经下决心后，他又开始考虑以这个铁路为依托的本县经济发展规划。

平坝县水泥厂是个年产7万吨水泥的小厂，只有一个生产325水泥的土窑和一个生产425水泥的机立窑，这几年效益一直不好。徐成槐打算向省里申请，给这个水泥厂增加两条400万吨的旋转窑生产线，把它扩建成一个以生产525水泥为主的，年产600万吨水泥的大型企业。

赵亚雄对这个计划不感兴趣，原来年产7万吨还卖不出去。一下产这么多，更卖不出去了！最近一段，他对徐成槐提出一个又一个规划，有些不快。过去他当县长时就像徐成槐一样，对平坝的经济发展想了很多点子，那时的县委书记只是听他的建议。结果不到三年，地委就把那个书记调离了。这个过程他有切身体会，不能不产生警惕。

他一直认为，政府主要抓经济，县委更应该抓经济。两个一把手，就看谁的能力强。能力强的，才能在经济工作中起主导作用。现在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，一把手不在经济工作中发挥主导，还叫什么一把手。

他对徐成槐本来很放心，这是他一手带起来的年轻干部，他被提拔为县委书记时，地委曾征求他的意见，当时他推荐了徐成槐，



使他从排名第五的副县长，一跃成为了县长。

现在他对自己当时的慷慨产生了怀疑，这不正是因为徐成槐表现出来的干劲儿让他隐隐生畏，还因为他们的思路越来越走不到一块儿。他对徐成槐说：这个水泥项目我看现在不用急，等经济明朗了再说吧。

徐成槐认为，朔黄铁路将给沿线的基本建设带来机遇，水泥的需求量肯定会大大增加，竞争中的机遇一闪而过，等到风险都没有时，机遇也失去了。

他决定自己到容易市跑水泥项目，等到事情有了眉目，再说服赵亚雄。

一清早，徐成槐到了容易市，上午见了市经委曹主任，他用两个小时说服了曹主任。他们约好，下午一起向主管的熊副市长汇报。

来找熊副市长的人很多，徐成槐坐在秘书办公室的长椅上等着。他感觉自己像个病人，挂了号在外面等着大夫看病。昨天晚上他没睡好觉，心里想的都是水泥厂的事，他担心这事会影响和赵亚雄的关系，放弃水泥厂又不甘心。工业园里虽然有六十多家企业，实际上的支柱产业却没有。有一个水泥厂，全盘棋就活了。

他是冒着让赵亚雄不满的风险，来容易市跑的。一阵虚汗过后，胃疼起来，紧跟着疼痛而来的，是内心的烦躁。长椅上窃窃私语的人让他厌烦。坐在他前面的两个人，一个要在市里成立围棋协会，一个想为老年活动中心要钱，他想，这种事也要找主管经济的副市长吗？可他们都排在他前面，从市长屋里出来时欢天喜地的；明显人家的目的达到了。

终于等到了熊副市长的接见，一进门看见熊副市长耷拉着脸，对他们显然没什么热情。他已经接待了好几拨人，可能早就厌倦了。

徐成槐谈了自己的想法，市经委曹主任也表示赞同。熊副市长却说：现在压缩项目还压缩不过来呢，怎么可能再上新项目。

徐成槐阐述了自己的看法：经济的紧缩和扩大是周期性的，扩



大的时候往往预示着下一步的紧缩，紧缩也预示着调整到位后的扩大，如果等一切都明朗了，机遇也过去了。

熊副市长说：你说得有道理，可上面给我的任务是压缩，我要是批了你，责任就是我的。你有你的道理，我也有我的道理。这事至少今年不行，缓缓再议吧。说完流露出见下一位的意思。

从熊副市长屋里出来，徐成槐的胃又疼起来，他用手捂着胃，顾不上跟曹主任商量下一步怎么办，就上了车，司机把他拉到市第一医院。他本来想让医生开些药带回去，医生却给他开了一大堆单子，又是化验，又是钡餐，又是B超。他对医生说：我挺忙的，能不能给我开点儿止痛药。

医生的目光从眼镜框上缘探出来，直视着他说：再忙也得要命吧？

他说：开点儿药就行。

医生说：我还不知道你什么病，怎么开药？

他说：不就是胃病吗？

医生说：胃病多了，胃炎，胃溃疡，胃癌，都是胃病。到底是哪一种？

徐成槐从诊室出来，打消了看病的念头。现在医生都这样，先吓唬你，让你把各种钱花够了才开药。他跟司机说：到咱们县医院去。我这个县长离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，办事就不灵了。

回县的路上，他想起要给曹主任打个电话，刚才分手时，他情绪不好，把曹主任给冷落了。曹主任却不在乎，说：谢什么，熊市长不同意，咱们都没办法。以后再找机会吧。

曹主任几句话就给这事划了句号，明显是想让他死了心，想到这儿他的心情越发坏了。

这时，他忽然看见路边有个小造纸厂，从厂地沟里流出的脏水流进了农田，好大一片地不长庄稼了。他问司机这是什么地方，司机说好像是长河乡刘家庄。他想起环保局曾向他汇报过这个厂的污